

活着再见



重返金三角

邵雪城

／ 著

比卧底更危险的，是到同一个地方重复卧底。

重返金三角也许是一次死亡之旅，但我，必须去。金三角埋葬了我战友的遗憾和尸体，我要带他回来，或者，死在那里！

活着，才能完成任务 / 活着，才能为兄弟报仇 / 活着，才能再见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活着再见

重返金三角 \ 邵雪城
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活着再见.2 / 邵雪城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1

ISBN 978-7-5502-1263-3

I. ①活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9137号

活着再见.2

责任编辑: 刘 凯

特约监制: 辛海峰 顾行军

特约编辑: 刘 倩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33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: 18

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2次印刷

ISBN: 978-7-5502-1263-3

定价: 3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

拒 绝 束 缚 畅 快 阅 读
中 国 第 一 硬 派 阅 读 畅 销 品 牌

目 录

第一章 混迹俄罗斯黑帮的中国女人 / 001

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，刚才那辆车的方向一团火瞬间照亮了半个夜空，夺目的火焰在浓烟的包围中直冲九霄。接着又是一声爆炸，更强烈的火焰把像是汽车零件，又像是人的肢体掀到了空中。

我们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这里的确不是城镇中心，但也绝算不上荒山野岭，有人敢在这种地方如此明目张胆地劫持警察，而且还敢把五个警察一起困在一辆车内制造这么大的爆炸。试问还能有什么驱使人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来？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，这一切就是半个小时前，我还觉得看上去气质是那么脱俗，永远那么静怡的那个叫刘亚男的女人所为。

第二章 可卡因的最新配方 / 031

“目的就是让金三角的几股势力把所有身家都押到那张配方上。”刘亚男说着将拳头攥住，轻轻往茶几上一砸。

程建邦拍了拍手说：“懂了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”

刘亚男说：“自相残杀只是序幕，我要让最后的赢家死在这张配方上。”

第三章 最讨厌人和我比个子 / 063

这时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凑到我面前，他几乎高出我一个头来，目光挑衅地瞪着我，一步步靠近，几乎贴到我的身上。我见周亚迪似乎并没有阻止他的意思，料定这又是下马威，于是猛地往边上一撤，一脚踹到他的膝盖处，那人哼都没哼一声就单膝跪在地上。我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使他面孔朝上，接着啪啪两巴掌结结实实地拍到他的眼睛上。那人“嗯”了一声捂着眼睛跪在了地上。

我冷冷地看着其余几个跃跃欲试的人说：“我最讨厌人和我比个子，比过了还瞪我。”

第四章 穿越云南边镜线 / 093

那只弹匣里只剩下一发子弹。看到我出现在他身边，他快速将弹匣插好，双手握着枪对准了我的头，枪口随着他的双手不住地颤抖。看着他那双在暮色中噙着眼泪的眼睛，我屏住了呼吸，生怕他手一哆嗦扣动扳机，把那颗子弹射进我的头。我尽量平静地说：“同志，别冲动，打开我的手铐，我掩护你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一样……”

我还没说完，他大喊了一声，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，开了枪。他的头上喷出一股血雾，就那么瞪着眼，歪着头栽倒在我的面前。

第五章 投名状 / 111

胡经的两个手下拖着一个浑身血污，牵拉着脑袋的人进来。隔着老远，我就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，我知道那臭味来自被连续殴打折磨导致的大小便失禁，而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周围的人纷纷掩住口鼻，斜眼看着那个伤者。

他们将那人拖到离我两三米的地方放了下来。那人残破的裤腿里露出了白森森的骨碴，若不是他因呼吸而微弱起伏的胸脯，没人愿意相信他还活着。他衣襟上铜质的扣子反射出耀眼的阳光，就算那衣服上已经布满黑色的血痂，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他身上的武警制服。

第六章 活着回去 / 143

我突然想起，和她一起待了这么久，什么都不曾为她做过，此时突然想为她做点儿什么，我抹去脸上的眼泪，说：“姐，你有没有没解决的敌人？”

她想了想说：“有……有两个，一个是脂肪，一个是皱纹。”

我眼泪流了满脸，她微笑着晕了过去。

第七章 我又会牺牲在哪里？ / 167

如果我死了，那么自然不必去考虑然后的问题，可是如果我活着执行完这次任务，然后呢？

刘亚男说得对，犯罪永远不会消亡，毒品也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停地推陈出新，我们付出生命所换来的并不能将它们彻底消灭，而是有限地控制。那么这次之后又将有什么样的任务等着我？又将有谁会牺牲在我的面前？我又会面临什么？又会……牺牲在哪里？

第八章 对不起，我信不过你 / 195

我一个箭步冲上前，伸手张开虎口在他咽喉上猛地一探，他立刻翻着白眼朝后仰起脖子。在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我一步绕到他身后，一手卡着他的脖子一边朝身后墙根儿的射击死角退，另一只手迅速摸出他腰间的手枪，单手扳开保险，在枪口对准他下颌的同时，用掐着他脖子的手拉好了枪栓。

这一系列动作很麻利，几乎一气呵成，其中没有遇到任何羁绊。与此同时我喊道：“都别动。”我咬着牙对胡经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信不过你，只能麻烦你送我们过境了。”

第九章 你是战士 / 233

“你知道你是谁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当然，我是秦川。”我笑了下，想打破悲伤凝固成的沉寂。

“你是战士。”她搂着我的脖子一边往回走一边将手里的烟头弹到地上，溅起一串红亮的火星。

第一章 混迹俄罗斯黑帮的中国女人

1

徐卫东将一个厚厚的卷宗袋丢到我和程建邦面前时，一直盯着我的脸。

我打开文件夹，一个熟悉的面孔赫然跳到眼前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脏突地一跳。记忆深处紧闭的某道闸门，因那张照片上的那个名字而瞬间打开，心里一股血被那闸门里喷涌而出的沉痛一下冲到头顶——照片上的正是当年我和宁志的任务目标人物——刘亚男。

我知道，徐卫东在观察我的反应。我暗暗吐了一口气，悄悄放松一瞬间咬紧的后槽牙，快速翻阅着手里的资料。

1996年底，我曾跟宁志一起执行抓捕刘亚男的任务，结果照面都没打就被她溜了，只抓到一个没多大用处的小喽啰。

之后，差点儿被开除出队伍的我被派往泰国做程建邦的助手。资料显示在那期间，宁志顺着一些线索，已经成功接近了刘亚男。但刘亚男像一条危险狡诈的鲑鱼，多次从缉毒大网边上滑过，时隐时现，屡屡漏网。

刘亚男生于1964年，她四岁那年，母亲因为父亲的家庭成分问题与其离婚，第二年就病逝了。刘亚男是跟着父亲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

长大的。1976年她父亲平反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赔偿，开始经商。

她1982年高中毕业，没有考上大学，成日与社会上的一些待业青年厮混，很快在全国展开的严打行动中因流氓罪被捕，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。1994年她被提前释放，自此开始跟随父亲，在中俄两地往返经营服装，生意做得很大，渐渐地与俄罗斯当地的黑帮有了瓜葛，开始涉及毒品走私。1995年，她父亲在俄罗斯遭遇车祸，尽管是以交通意外结的案，但我们都很清楚，她父亲是与俄罗斯黑帮做交易时发生了摩擦，是被俄罗斯黑帮杀害的。

刘亚男从此开始自己独闯江湖，靠着她父亲多年打下的人脉基础，刘亚男很快在俄罗斯黑帮中成为一朵妖冶的毒花，并得到一个绰号，叫做“二锅头玫瑰”。

1997年年底，消失了近一年的刘亚男又进入了缉毒局的视线。但是在跟踪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，刘亚男干的事远远不止毒品走私这么简单。

随后，她的案子正式移交特案组。

我特别想知道宁志是怎么到的金三角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刘亚男？但这不是该我知道的事，我不能问。现在刘亚男的卷宗摆在我面前，宁志的名字出现在她的案子里，这中间一定有关联。

我躲避着徐卫东刀子一般的眼神，仔细地翻着资料，看完后面又翻过去看前面。

“要不再给你放半年假？”徐卫东试探着说。

我连连点头：“好啊好啊。”我说的这是真心话，“如果能让我回家休养就完美了。”

“好个屁！刘亚男的案子你别碰了，家你也别想回。”

我心里一凉，知道刚才强装的镇定失败了，被徐卫东看出了我真正的意图。“为什么？”我几乎是拍案而起，瞪着徐卫东说。

于情于理这个任务都该交给我来办，我愿意付出全部去完成宁

志没能完成的任务。徐卫东却在第一时间看透了我的心肝脾肺肾，他料到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回到金三角。因为我曾对他说过，我想把宁志带回来——我知道我是一个特案组的探员，我不能被个人感情左右。但是我太想把宁志带回来了，我不能让他孤零零地躺在异乡的国土上。

“你再嚷大点儿声，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”徐卫东慢慢地说着，眼睛里闪出一丝凌人的光芒，那道光像是一把匕首刺穿了我的身体。我好似一个被扎破的气球，顿时瘫软了下来，悻悻地坐回椅子上。

“怎么不问了？”他说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没敢吭声。

他说：“不问了就回去待命。”

我赌气地起身扭头往外走。就听徐卫东对程建邦说：“你还坐着干吗？”

程建邦说：“行了，别装了，秦川也不是外人，有什么秘密任务不用支开他，你就说吧。”

我站在门口双手抱在胸前靠在门框上，见徐卫东抽了口烟，一边眯着眼睛往烟缸里弹烟灰，一边对程建邦轻轻地说：“滚！”从窗帘缝里射进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，嘴和鼻子里喷出淡蓝色的烟雾随着那声“滚”字快速飘散在空气中。

程建邦叹了口气，含糊其辞地说：“老徐，你也太不给面子了，给个台阶下，真的，这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混？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见老徐抄起桌上的烟缸，一副要砸到程建邦脸上的样子。程建邦一手挡着脸：“我滚，我这就滚，操。”赶忙站起来退出徐卫东办公室。

我和程建邦“滚”出了徐卫东的办公室之后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俩主要是在国内西部的几个城市，执行了几个涉及毒品和

枪支的小任务。之所以说那些任务小，是因为在经历了金三角的洗礼之后，那几趟差事与其说是执行任务，倒不如说是休假。至于金三角和刘亚男，徐卫东再没有对我们提及过。

经常在午夜梦回间，躺在舒适干净的大床上，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城市里灯火阑珊的不眠之夜，我开始怀疑曾经那些经历只是刚刚做过的一个梦而已，清晰得痛彻心扉，遥远得不可触及。

1999年2月，我刚执行完一个任务，还在回京路上就接到了徐卫东的命令，让我火速前往总部报到。电话里他口气有点儿急，认识他这么久以来还没有见过他这样。我赶到徐卫东办公室的时候，程建邦已经到了。我们还顾不上打招呼，徐卫东便抄起外套带着我们来到地下的一个小会议室。

一进门，徐卫东就丢给我们每人一份资料，说：“抓紧时间看。”

我翻开一看，是刘亚男的案子！我心里一阵狂喜，为避免再一次被徐卫东察觉自己的真实心情，我赶紧埋头翻看资料。看完后我一抬头，见徐卫东正看着我，我对他勉强地笑了笑。

“时间比较紧，把人全部给我带回来。”他说“全部”两个字的时候说得很重。

我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分量，见徐卫东一直盯着我，于是扭头看了看程建邦，用胳膊肘捣了捣程建邦说：“跟你说话呢，让你把人全部带回来。”

徐卫东低声对我喝道：“你给我严肃点儿。”

他这一个“严肃点儿”让我的肩头顿时沉重起来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吭声。

“根据情报，刘亚男明天下午到天津，你们回去准备下，明天出发吧。”徐卫东顿了一下，我们等着他说下一句，他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一直跟着我们走到停车场，看着我们上了车才说，“刘亚男非常聪明，做事比较极端，你们不要轻敌，还要谨防她自

杀，一定要完好无损地带回来。这次是秘密抓捕，除了咱们，连公安部门都不知道，所以一点儿动静都不能有，一旦刘亚男被捕的风声走漏了，在场的几位谁也担不起。”

我点点头。徐卫东又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我和程建邦说：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从他火急火燎地把我和程建邦叫来，交给我们这个貌似一般情况的任务，到现在他一再提醒保密的情势来看，这次恐怕不仅是抓一个刘亚男那么简单了。换句话说，这可能只是个序幕，很难想象之后会怎样。我想了想，试探着说：“能让我回家看看吗？”

徐卫东嘴里啧了一下，不耐烦地左右看了看，居然破天荒地同意了。他点点头：“去吧，不过情况你知道，自己做好心理准备。”说完转身走了。我对着他的背影咬着牙，无声地做了个攻击的动作。徐卫东突然说，“别背后做小动作，我后脑勺有眼睛。”他说这话时一直都没有回过头，径直走进楼梯间。

程建邦在一旁哧哧地笑。
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家里的关系搞得很僵，但有一点，就是每个和家里关系很僵的人都有个共同点，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。我也不例外，也很委屈。

当我消失了两年多以后，第一次出现在家人面前时，站在门内的母亲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，眼泪就落了下来。这时父亲拿着电视遥控器伸着脖子走了过来，当认清门外站着的是我后，微笑的脸瞬间变得铁青，他一把将母亲拽到身后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喝了一个“滚”字，就咣的一声将厚重的防盗门重重地摔上。

我站在家门外，隐约听到母亲的哭声和父亲的呵斥，不多时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四下里黑漆漆的，偶尔会有一股早春的小风掠

过，很冷。

在他们眼里，我毁了所有他们寄托在我身上的梦想和希望——我是一个因为屡次严重违反校规和条例而被开除学籍的军校生。并在被开除后，失去了踪迹，不知道去了哪里鬼混，这会儿才想起来回家。

我想这两年多，他们一定为此伤透了心，并且对我也从最初的失望，渐渐变得绝望。徐卫东曾很正式地告知过我，为了安全和保密，对我们的家人都将有另一套说辞。我曾经觉得那对我年迈的父母而言有些残忍，但一想起宁志的父母，在伤心和绝望后，到现在连自己儿子的一捧骨灰都不曾见到。相比之下，我应该知足。

在黑暗中，我给紧闭的防盗门内伤心的父母敬了一个礼，随后点了一根烟，顺着楼梯慢慢地走下楼。走出楼门口时，不知从谁家的厨房里传来一阵“刺啦”声，接着一股葱花炆锅的香气扑进了我的鼻子，接着就是铲子在锅里翻炒的声音。我看了看表，是到了晚饭的时间了。

万家灯火在暮色中配着空气中不知谁家厨房飘来的油烟味，让我感受到一种凄凉的温馨。

路灯下停着的一辆车的大灯冲我闪了闪，随即启动了引擎。我默默地走过去。程建邦坐在车里看着表说：“行，比我强，我是被我们家老爷子用菜刀一直撵到小区门口的，你还优哉游哉地走出来。”

我懒得理他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又朝自家的阳台看了一眼，窗帘还是我熟悉的那款花色。程建邦接着唠叨道：“我操，我得问问老徐他们到底给我家里说我什么坏话了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？”他说着将车驶出我家的小区。

我呆呆地看着车窗外的街景，又点了第二支烟。程建邦说：“老徐不让你回家是对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再回过家吗？”

程建邦笑了笑没说话。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个默契，所有与任务无关的话题，一旦谁沉默了，另一个绝对不会追问。

程建邦说：“你也不用太沮丧，当年我被我家老爷子用菜刀追出来后，我当时的搭档就带我去喝酒了，管用。”

我说：“你哪个搭档？现在在哪儿？”

程建邦突然沉默下来，别过脸揉了揉鼻子。

2

第二天下午，当我们的车驶上京津塘高速公路时，我满脑子还是母亲那令人心碎的眼神，耳边还是父亲那一声“滚”。我努力想使自己回到任务中来，但是当刘亚男的名字闪现在我的脑海，我就想起宁志，胸中似是憋着一股闷气，压迫着五脏六腑，使得我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

程建邦扭头看了我一眼说：“这个刘亚男你跟她打过交道？”

我回了回神，点点头说：“没见过，上次任务她跑了，其余的和你知道的一样多。”接着我把上次在宁志的任务里跑龙套的经过大概说了一遍。

程建邦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我倒知道，宁志一直都在跟她的案子，一直跟到金三角。”他见我沉默了，忙说，“你知道，我们都是小角色，知道的也都是些片段，一个案子关联着多少案子，我估计老徐也未必知道全部。”

我说：“我没想知道那么多，给我什么任务，我就做什么，只是刚才想起了宁志。”

其实我们都明白，每次执行的任务都是一条线而已，这些线彼此交叉却又独立，具体交叉出什么样的一张网，根本无从想象，不过只要剪断其中一条线，这个网就少一分力量。做的事越多，就越觉得自己渺小与虚弱。总想找个地方去证实自己，想来想去似乎只

有自己的家了，可偏偏自己的家反倒成了我们遥不可及的地方。

大约两个小时后，我们到达了位于天津河西区的目标酒店，将车子在停车场停好之后，我看了看表说：“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抓人能带着一大队人马，大摇大摆地抓？”

程建邦伸了个懒腰说：“那样的话，你能有问话的机会吗？”他说着朝我诡异地一瞥。我心领神会地一笑，点了支烟一边等，一边开始盘算起一会儿逮到刘亚男之后要问哪些问题。

我和程建邦估摸时间差不多了，便走进酒店大堂的咖啡座，点了两杯咖啡。不多时一个身着棕色过膝皮风衣，蹬着高跟皮靴，脸上扣着一副大墨镜的漂亮女人只身走进大堂。一时间我不敢确认她是否就是目标人物刘亚男，只好对程建邦使了个眼色。程建邦大大咧咧地歪过头直勾勾地盯着她看，完全没有半点儿掩饰。

我悄声说：“你悠着点儿，别被注意到。”

程建邦不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眼光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女人，轻声说：“放心吧，这种女人早习惯了男人的眼神，你不看她她才会怀疑你。”

果然，那女人在门口站定，摘了墨镜，轻蔑地瞥了程建邦一眼。墨镜一摘，我顿时分辨出那就是目标人物刘亚男。程建邦不失时机地对刘亚男笑了笑，随手还敬了一个美式军礼。他这一番大胆的举动着实让我开了眼。刘亚男对程建邦优雅地一笑，将肩上的皮包取下提在手中，不紧不慢地走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。

程建邦眼光还在刘亚男身上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看见没，这就是见过世面的女人。”

我只当他是无聊瞎逗，余光扫了一眼略显冷清的酒店大堂，说：“咱什么时候动手？”

程建邦说：“这女人出门连个随从也没有？而且就拿这么一个小包？”